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疑辨證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_臣常循

謄錄監生_臣舒秀岐

欽定四庫全書

詩疑辨證卷二

上海黃中松撰

邶鄘衛

鄭譜謂康叔止有衛子孫并彼一國漢志謂康叔初封

盡有邶鄘衛之地孔氏以後諸儒多從譜惟朱孟章曰

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

之民於洛邑如志之言則康叔之初已兼二國矣此說

是陳長發詳見稽古編

從志乃邶鄘既入衛其詩皆衛事猶

繫故國之名而論者益紛矣鄭謂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孔謂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夫果三國之所作將莊姜自述之詩至邶而述之乎共姜自誓之詩至鄘而誓之乎且載馳作於許泉水竹竿作於他國何以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乎鄭漁仲范逸齋輩謂採詩時隨其所得之地而分係之似為直捷但閭巷小民之作各歌其土風如氓詩言頓丘頓丘

在朝歌

衛地太師得之於衛而列之於衛是已邶鄘

諸詩多作於宮壺而定中干旄一為文公中興之盛業
一為大夫下賢之誠心何衛人不能歌之傳之而偏散
於異地乎且齊晉秦所併之地不知凡幾而皆統以本
國之號豈其詩皆得於都下乎朱子謂有邶音者係之
邶有鄘音者係之鄘呂東萊信之夫五方之風氣不齊
而音聲亦別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於飛燕
肇為北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
音以興此其理至精而其辨甚微也今觀邶風泉水

曰必

彼泉水亦流於淇曰女子有行遠

曰泉源在左淇水在

父母兄弟曰駕言出遊以寓我憂

古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駕言出遊以寓我憂二詩同為衛女思歸之詩不

獨意義相合而語句亦多相同不知何以別此之為邶音彼之為衛音乎嚴華谷卓去病謂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項容齋朱鬱儀謂存邶鄘所以存殷夫衛之併邶鄘也既未詳其的在何時則周室諸侯之相併未必果自衛始固不足據以為衛罪若如漢志成王以邶鄘封康叔而諸儒乃不許康叔有邶鄘乎顧炎武據左

傳為說

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今為邶之首

篇謂累言之則為邶鄘衛專言之則為衛猶言殷而曰

殷商言楚而曰荆楚也斯最的確意康叔初封即受邶鄘衛之地而國號獨為衛故言衛可兼邶鄘言邶鄘衛而止為一衛也季札觀樂時邶鄘本合為一漢儒以衛詩最多分而為三如二雅分鹿鳴之什文王之什周頌分清廟之什耳說詩者橫生議論寧有當乎

柏舟篇

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漢唐宋諸儒俱從其說朱子謂序因頃公

諡法甄心動懼

頃曰有賂王請命之事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遂以此

詩予之是以頃公時未必果有仁而不遇之事故不從
序而據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今考史記索隱曰康誥
命爾侯於東土又曰孟侯則康叔已為侯也子康伯謂
方伯爾非降爵也頃侯德衰不監諸侯非賂王而稱侯
也是賂王請命之事猶未可信誠難斷此詩之必作於

頃公時矣而列女傳以此詩為宣夫人所作與韓詩外
傳言宣姜自誓者相合似為可信但衛自康叔至君角
三十七君惟莊公子晉諡宣而宣公夫人前則所烝父
妾夷姜也後則所奪子婦宣姜也宣公卒齊人使昭伯
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子女五人夫所謂不可者昭伯
而非宣姜也又始不可而非終不可也昭伯為惠公庶
兄是宣公之子而非弟并未立為君也

列女傳曰弟立
請曰衛小國也

不容
二庖

又考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

杜注宣姜靈公嫡母則衛果有兩宣姜然皆淫亂之人也詩止於陳靈楚入陳在魯宣公之十一年不應復有昭公時詩耳且劉向上封事引詩而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與毛詩說合故朱子雖引列女傳仍不全信其說也朱子注孟子後於詩傳十三年仍用古序當是晚年定論故後儒多從集注而不從集傳胡雙湖獨信朱子詩詞卑順柔弱之語謂即末章不能奮飛句可見竊正以此言可驗為仁人之詩爾蓋良禽擇木而棲志士

擇君而事去就之際臣子可以自決此詩之仁人分屬
親賢心憂宗國雖不見用而不忍輕去故有不能奮飛
之歎耳若婦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御妻求去終
非正道買臣見棄益徵薄俗其有被出而去者非其人之
自欲去而去也覩燕飛而垂涕杭河廣而思還豈容有奮
飛之思乎離騷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吾將遠逝以自疏又
曰忽臨睨夫舊鄉眷局顧而不行正此詩之意

按賈子
曰歷九

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盖未諒其心
事史公繫心懷王四字真千古知己

盖屈原者楚之

同姓也故寧以身殉國而託詞路遠鄭康成以此仁人與君同姓故責之以兄弟之道誠見及於此乎孔叢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孔子原不以為婦人之詩云

燕燕篇

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朱子謂遠送於南一句可為送戴嬌之驗蓋以陳在衛南也韓氏以為定姜歸其婦坊記鄭注又以為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

釋文云此魯詩說也范逸齋辨之良是考春秋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杜注戊申三月十七正在春時玄鳥至之後也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州吁親弑桓公石碣欲討之其謀深矣乃不圖之於本國而反假手於陳可取必於陳者陳即以一介行人之至唯命是聽碣之忠固足以取信於陳而古今來起義討賊者正不乏人或謀未發而機先露或事未成而禍已至碣非有恃於陳斷不敢輕發此謀也今觀此詩末二句之意戴嬌以先

君品寡人已亦何可獨忘之乎提起先君而子弑國危之戚復仇雪怨之情隱然見於言外矣則此詩之作實有以感動戴媽而戴媽在陳故用陳而成其謀耳豈徒大義滅親功在石子哉郝敬謂關山寥落隻影孤飛千古離情此為獨唱通詩之詞未識詩之旨也

終風篇

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諸儒多從之今考毛傳釋莫往莫來句云人無以

子道來事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孔疏云州吁既無
子道以來事已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如其言州
吁既弑桓公之後倘能以子道事莊姜莊姜遂當以母
道加之乎且經言莫往莫來而傳疏由莫來故莫往不
顯與經背乎李樗更引春秋衛定公夫人為証考左傳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
是獻公者乃定公所立故定姜以母子之大義責之曰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其言甚正而嚴今莊姜

以桓公為已子州吁以嬖人之子而弑之弑君之賊母
子之恩已絕大義滅親石碯之所以殺石厚也且覆巢
之下無完卵殺其子安用其母夫人有君而弑之焉能
有母而事之乎況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久矣豈
弑君之後反欲親之乎觀燕燕之念先君而謂莊姜欲
州吁以子道待已已願以母道往加殊非情理審此當
從朱傳

凱風篇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心而成其志爾孔氏最信序說乃云經皆自責之詞朱子亦曰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孝子之作蓋子能婉詞幾諫使親無過誠可美矣然曰美者後人尚論之詞非當日作詩者自以為可美也詩為七子自作方自責之不暇敢自以為美乎李迂仲謂七子有大舜負罪引慝之意因孟子論凱風而引舜為證遂以譽七子誠為七子所不

敢當朱備萬又責其不能先意承志諭親於道其所以
教天下之為子者深矣而未免太苛要皆後人議論之
詞非經文本義也又孔氏謂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此亦
要其終而言也朱子據經為解未補此義使七子作詩
之後母竟他適復何足貴雖不能化之於初猶能救之
於後殆所謂幹母之蠱者矣孔說不可廢

雄雉篇

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後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以宣公有夷姜
宣姜之事因稱之為淫亂又有入郕伐鄭之役遂加以
軍旅數起之罪夫淫亂不恤國事與軍旅數起是兩項
事不應一詩而兼刺之且既言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此
詩當即為大夫妻所作

經云君子自非
微賤之役夫矣

乃言國人患之

而作則又是他人抱不平也數句自相矛盾宜朱子不

從也李迂仲黜王蘇而遵毛鄭

云王氏曰雉善闔雖飛
而不分域其交也有時

言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曾雉之不若也蘇氏
曰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于闔王以男女怨曠言之

蘇以軍旅數起言之詳考此詩雄雉則有求雌之意蓋以刺其淫亂如飽有苦葉曰雉鳴求其牡亦刺其淫亂小弁曰雉之朝雉尚求其雌此謂求雌之意從毛鄭之說可也黃實夫謂以禽獸喻其

君非作詩者之本意故專以為怨曠之詩見識獨高云

詩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作此詩者自嘆其雉之不若也牧犢子七十無妻作雉朝飛操曰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年七十無一妻與妃亦此詩怨曠之意也而必歸於刺宣公亦不脫前人

窠臼盖國人之有怨曠不可謂非宣公之過今玩詩詞勤勞國事而曰自詒伊阻欲求善處而曰不忝不求辭氣之間纖毫無對上之意故王魯齋以為大有學識人

作也

王曰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二章從容閒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未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

明大有學識人也不忤不求勾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故云爾學者須從此用功可也

雄雉

雉之名見於爾雅者十有五曰鷩雉

注青質五彩

鷮雉

注即鷮雞

也長尾鳴

鷮雉

注黃色鳴自呼

鷮雉

注似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

疏尚書謂

之華

秩秩海雉

注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

翟山雉

注長尾者

翰

音雉 鷮

切

雉

注今白鷮也

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

章曰翬

注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

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

鷦

鷦即鷦雉

南方曰鷽

音鷽

東方曰鷽

音鷽

北方曰鷽

音鷽

西方曰

鷽

音鷽

又曰鷽

丁刮切

鷽冠雉

注鷽大如鷽似雌

鷽冠雉

注鷽大如鷽似雌

鷽冠雉

尾為鳥鷽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又曰冠雉

注鷽

注鷽即鷽

又曰鷽諸雉

注未詳或云即今雉

雉之暮子為鷽

力救切

除奮與鷽鷽為諸

雉通名伊洛之鷽即鷽共十五雉也左傳五雉為五工

正

制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杜預取四方之雉并翬為五以伊洛土

之中區故與四方之雉合為五樊光賈逵以五雉分屬

五工邢疏譏其無所憑據今觀詩中言雉者不一不獨

取其有耿介之性

韓詩章句雉耿介之鳥

亦取其有文明之象也

易離為雉注取其有文章

小雅有集維鵲即鵲雉也簡兮右手秉翟

即翟山雉也斯干如翬斯飛即素質五彩之翬也盖有三種云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鄭氏

謂夫人者夷姜也歐公闢之

曰夷姜者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

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為淫亂者考詩之言不可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為獨刺夷姜也附鄭者謂作詩

時未為汲娶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詩之編次偶在前耳然則鄭說何可據也烝父妾淫子婦皆是禽獸之行詩人刺之宜為甚惡之詞今鄭以匏葉苦濟水深為八月納采問名之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適相當乃是刺昏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也且烝父妾奪子婦豈有昏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毛鄭不當已然以為兼刺夷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

姜宣姜則宣姜寵而夷姜縊二夫人既不同時欲以一詩兼刺之理既難通且此詩通篇皆比無一語直陳其事何以定此之為刺宣公彼之為刺夫人乎

歐以首章刺宣公烝

淫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期於必得濟盈不濡軌與宣公貪于淫惡身蹈罪惡而不自知雉鳴求其牡與夫

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三章言宣公曾庶
人之不若未章刺夫人曾行路之人不若范逸齋專以

夫人為宣姜

云說者以詩有求牡之說謂宣姜乃宣公要而取之故知為夷姜此求之過也父妾

則止謂之夷姜子婦則配公之謚而觀君子偕老及鶉
為宣姜明衛人以宣姜為夫人矣

之奔奔二詩宣姜固自以為夫人衛亦以宣姜為夫人

矣但經言雉鳴求其牡則誠不切宣姜耳朱傳泛指為

淫亂之人既曰淫亂則皆非匹而求匹者矣况牝雞雄

狐古語本相通何必拘以為異類相求耶夫古人作詩

必從其類經文明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可知詩人所

刺必是當時士庶之有淫亂者故陳此禮以諷之若刺君與夫人而陳士禮尊卑既隔體制自別徒為迂濶之說未見親切之義賦詩必類作詩乃不類若是耶則朱傳為得詩旨矣

葑

孔疏曰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蓂也莢也芥也七者一物也其言須者本爾雅

云須葑蓂

及毛傳也蕪菁者本

陸疏與方言

云陳楚謂之蔓菁魯謂之莢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

也蔓菁

者本坊記注

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

也葑蓂者亦本爾雅也莧

又本方言芥又本陸疏

云幽州人謂之芥

也而爾雅又有養蕪

之名方言又謂之薑蘇頌圖經又謂之臺子

春食苗夏食心秋食

莖冬食根

劉禹錫嘉話錄謂之諸葛菜

諸葛令軍士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食

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迴則易尋采五也冬有根可劇食六也本

草謂之九英松又謂之雞毛菜共十有三名皆即此詩

之葑也方言又云小者謂之辛芥紫者謂之蘆菹埤雅

亦言蕪菁似菰而小俗謂之臺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菹

一名陶隱居亦言蔓菁與蘆菔相似皆混蕪菁為蘆菔

王伯厚馮嗣宗辨之矣郭注方言以葑為今菘菜陸德

明又譏之

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

矣陳長發以李氏綱目為

據指為大頭菜大抵葑實菘類在南為菘在北為蕪菁

菘惟葉可食蕪菁根葉皆可食蕪菁既可食根故揚陶

鄭陸誤以為蘆菔耳且據農政全書則菘未嘗不宜北

蕪菁未嘗不宜南據本草則土地所宜南之菘北之蕪

菁不可移植今南方絕少蕪菁北方亦鮮菘菜故諸儒

之生於南北者立說多異耳又考葑既為蕪菁蔬之最
有益者故禹貢荊州貢之周禮醯人殖之漢桓帝詔民
種以助食急就章云老菁藁荷冬日藏老杜詩云冬菁
飯之半皆言其美也鄭箋乃謂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
之者不以根惡時棄其葉不知葑之根果於何時惡乎
驗今南方之菘既與芥形味各別而蘆菔有二種有紅有
白其白者五月收子後其根乾枯名地括樓可入藥而不
可食殆謂是歟然根枯時久無葉之可采矣呂記朱傳

俱從鄭何未細審耶名物疏錢氏云凡菜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不可食如此解下體最切而確

埤雅梗長葉瘦高者為菰葉潤

厚短者為蕪菁

菲

孔疏云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考爾雅曰菲芴郭注即土瓜也又曰菲蔥菜郭注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是郭以芴與蔥菜為兩物也某氏注爾雅兩處俱引此詩而陸璣云菲似菰

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蔥菜今河內謂之宿菜則固

合芴與蔥菜為一物矣但郭氏所謂土瓜者不詳其形

色張揖廣雅亦止云土瓜芴也而本草王瓜一名土瓜

則爾雅之鉤藤姑也

郭注鉤藤也一名王瓜實如砲瓜正赤味苦

非即此菲

菲之名不見於本草難定其為何物又葑則四時可采

菲則三月可蒸鬻

見陸疏

其根亦三月可采

崔實月令

其生不

同時不知詩人何以並歌之據鄭氏

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葑之類也孫

氏

爾雅注菲蒿類也

陸氏三家俱以菲為蒿類蒿葉大華白根

如指正白可啖則菑實與葑相類而郭謂蔥菜似蕪菁則葑非本相類之物故連類及之乎

荼

毛傳曰荼苦菜也朱傳既云荼苦菜又云蓼屬於是議者紛起考爾雅言荼者五釋木之檟苦荼固是木類釋

草曰荼苦菜

本草一名選一名
遊冬一名荼草

曰荼虎杖

注似紅草而
粗大有細刺

可以
染赤

曰荼委葉

注引
良耜

曰蓴蓴荼

注即
芳

嚴氏謂經有三荼

一曰苦菜邛谷風唐采苓雅繇是也二曰蓴葉頌良耜

是也三曰英荼鄭出其東門幽鷓鴣是也

此即葉
蔞荼

陳氏

謂荼與蔞有六異苦菜生於秋歷冬經春得夏乃成

本易

通卦
驗

蔞則春生而秋萎一也苦菜以四月秀

月

蔞則華

於秋二也苦菜葉似苦苣

本草
衍義

斷之有白汁

陸疏

蔞葉狹

小無白汁三也苦菜花黃似野菊

邢疏

蔞花成穗而長色

紅白四也苦菜味苦

邢疏

蔞味辛五也苦菜一花結子一

叢形如蔞蒿子蔞子大如胡麻子赤黑而尖扁六也二家

之論甚當然則苦菜可食故內則濡豚包苦儀禮鉶羹

羊苦月令以之紀時周書時訓解

云小滿之日苦菜秀不秀賢人潛伏

更藉以覘賢才之隱見不可與蓼花為類明矣

良耜以薺茶蓼

之茶為委葉乃草也故與水草之蓼並除之也

陸佃又合苦菜茅秀為一亦誤

耳

薺

薺字毛鄭孔皆無訓呂記引本草陶隱居注云薺味甘

溫

主利肝氣和中

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朱傳曰薺甘菜亦

用陶義也考爾雅言薺者四曰薺薺實

注薺子味甘

邢疏引

陶語及此詩為證固別錄中菜部上品之薺亦即春秋

繁露

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言濟與濟大水也

與師

曠占

云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

之薺也曰薺莫大薺

注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

此薺味辛本草草部之薺也

一名薺薺一名大薺一名馬辛

又曰薺薺

薺

注薺也

又曰薺

音

薺

注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廣雅云

薺薺本草以

為似人參薺薺本草以為

子細黃

至苦其味亦殊皆非此

詩之薺也鄭漁仲以此薺為薺薺陳藏器又以大薺為

薺薺皆失詳考而李氏綱目以為薺有大小數種將爾

雅所稱皆是薺特以形異而別其名歟釋家取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主草學者亦宜知之

涇以渭濁

涇水出陝西平涼府鎮原縣西筭頭山至涇州又東南至西安府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

地

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岸頭山東南至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渭水源出陝西臨

洮府渭源縣

漢首陽縣

鳥鼠山西北谷流逕鞏昌府秦

州又經鳳翔府寶雞縣至岐山縣入西安府武功縣北

興平縣南至咸陽縣界豐水南來注之又東過長安縣

北與涇水合於高陵東流至華陰縣界入河

地里志東至京兆府

司空縣入河

是二水之源異而流合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

離斯亦宇宙之至奇也毛傳

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鄭箋

云涇水以有渭

故見渭濁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

孔疏

云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

舊相間而善惡別

朱傳皆以涇喻舊室渭喻新昏也呂記載程

子

云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于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汙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

能及朱子初說

云宴安于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而斷之曰涇新昏

也渭舊室也

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于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

竊意涇濁渭

清自有一定何必以汚之湜湜始知渭之清哉且既自知已之醜惡如涇當安於命而不必作此詩矣古今唯小人專惡君子新昏之以舊室為惡猶涇之反以渭為濁也如此看以字方著落

中露泥中

毛氏以中露泥中為衛邑孔氏申之不言其在何地考

古今山州記云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又水

經黎陽縣

今廢在直隸大名府濬縣西三里

注云式微黎侯寓於衛是

也則毛說有據然水經注又以泥中在魏濮陽縣治

水經

曰跨河東逕黎陽故城注云世謂黎侯城黎侯寓於衛詩胡為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城污下城居山

阜

曹學佺云今在東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丘縣

於此徐徹弦謂中露今屬山西泥中亦必有說

又云黎國在潞

安府黎城縣

馮嗣宗又謂黎縣即廢臨河縣

在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

衛

泥中邑即此地也中露古人所未詳諸說紛紛未有確

据竊以杜詩有不夜月臨關之句而邊關遂有不夜城
烏知後人不因此詩而附會其地歟且以為地名殊覺
少味故朱子從王氏說也又段昌武引曹氏曰黎侯國也

呂氏春秋武王
封堯後于黎州

壺關縣有黎亭東郡有黎縣未知孰是

考左傳

潞奪黎氏地
晉人滅潞

杜注黎在上黨壺關縣

黃氏云今
潞州上黨

黎陽壺關三縣
皆古黎國城

然則壺關之黎亭乃黎本國也東郡之

黎城

孟康曰詩
黎侯國

或黎侯寓衛之地歟又泉水飲餞於禰

釋文云禰韓詩作泥是衛邑果有名泥者學者讀朱傳

不盡廢毛傳焉可

萬舞

毛傳曰以干羽為萬舞鄭箋曰萬舞干舞也孔氏信鄭

云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而舞大夏言箛則有羽矣箛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箛羽箛相配之物則羽為箛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箛文事故指體言之且此萬舞并兼羽箛則碩人故能箛舞也下章無為復言左手執箛右手秉翟也孫毓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失之矣

呂氏從毛曰萬

者二舞總名也干舞者武舞別名也箛舞者文舞別名也文舞又謂羽舞鄭據公羊云萬者何干舞也箛者何箛舞也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萬入去箛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去其有聲者故去

籥焉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獨言武舞不及文舞耶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宮亦不應獨用武舞

考劉炫左傳說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執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固與鄭說同然尚書大禹謨舞干羽於兩階孔安國曰舞文舞於賓主階間抑武事是干舞亦為文舞也韓詩說云萬以夷狄大鳥羽異義公羊說云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則又以萬舞專為文舞矣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夏小正二月丁亥萬入用籥

是羽舞籥舞名萬焉息嬀聞振萬焉曰先王是以舞習
戎備是干舞名萬也信乎萬之總文武二舞矣故杜注
左傳止以萬為舞名而孔氏疏左傳亦云萬是舞之大
名則毛呂之說不易爾又文武二舞各有其職碩人所
掌則文舞也故首章之萬舞總言將舞文武二舞之時
也三章乃自言其職脉理甚清若萬舞專為武舞將碩
人既掌武而又掌文耶何更先武而後文耶孔乃以三
章證萬之專為武舞豈確論乎

諸姬姑姊

毛傳曰諸姬同姓之女又曰父母之姊妹曰姑先生曰姊其言簡而已明鄭箋以諸姬為未嫁之女謂我且欲

畧與之謀婦人之禮

觀其志意親之恩也

孔氏強毛以與鄭同

云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詞又嚮所見宜據未嫁者傳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

恐非毛旨竊意

欲謀婦人之禮當就傅姆而問之何得與未嫁之女謀之乎且女既未嫁乃與人謀婦人之禮豈不覲於顏乎鄭又謂寧則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先

姑後姊之說本之左傳

文公二年

杜氏注云衛女思歸而不

得故願致問於姑姊諸儒因之皆以姑姊指在家者言

朱傳曰諸姬謂姬娣也又曰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

是統指隨嫁之媵女言矣許白雲

曰姬娣隨嫁者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姊豈

亦在所嫁之國而可問之哉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相遠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歿

而念骨肉之存者也當從此說

馮復京

曰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俱有姬娣考諸經傳並無以姑

為媵之文蓋姊得為媵姑尊非可從嫁也

俱議之今考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氏以為公之姑

及姊是姑姊二人同嫁庶其矣又昭公二年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嫡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既合言

遺姑姊妹則嫡嫁而姑姊妹俱可為媵明矣

爾雅女子謂兄弟之

子為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如後生為婦注同出謂俱嫁事一人

若姑姊不可從媵此

詩之序既云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又安得有姑姊尚未嫁而在家者乎更安得有姑姊反以父母在而可歸在家者乎顧氏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

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言伯父伯兄也

貴為小君

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姊者矣

朱傳為人指斥深矣得此一

助為功不淺若夫此詩之作或以為宋桓夫人

子貢傳宋桓姬

閔衛之破也

或以為邢侯夫人

錢天錫據詩言干山干山在周為邢國也

則經傳

無明文誠不必穿鑿也

彤管

左傳

定公九年

引詩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管之彤者毛傳

曰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鄭箋

曰彤管筆赤管也赤

管煒煒女史以之說

前漢董仲舒傳

答牛亨問曰史臣載筆以彤管用赤

心記

後漢皇后紀論

曰古史彤管記功書過

杜氏左傳注

云女史記事規

誨之所

古說相承皆即以為筆歐陽公始疑之

曰若彤管是王

宮女史之筆靜女何得以貽人若靜女家自有彤管用
以貽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古者鍼筆皆有管樂
器亦有管不知
此管是何物 范氏和之 曰古人以刀為筆未有用毫
毛者安得有筆故書謂之畫

蓋以刀筆刻畫于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後始有竹簡寫之之說

朱子遂云彤管

未詳何物矣間嘗稽諸載籍筆之所從來者遠爾其見

於經者曲禮曰史載筆注筆謂書具之屬是也

疏云不言簡牘

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

又爾雅

張揖以為周公所著或言孔子所益今為十三經之一

曰不律謂之筆又曰滅謂之點注以筆滅字為點則古人不盡以刀刻畫明矣見於傳者外傳魯語里革曰臣以死奮筆晉語董安于曰臣之少也進秉筆士茁曰臣以秉筆事君韓詩外傳王滿生曰藉筆牘書之周舍曰臣以為誇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皆是也莊子稱宋元君將畫圖衆史舐筆和墨史記言孔子筆則筆削則削及兩漢書所載此又筆之見於子

與史者也其散見於他說者尚有可考焉太公陰謀
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尚書中候曰元龜負圖出周
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孝經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摺
標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崔豹古今注曰古之筆不
論以竹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

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

得稱焉蒙恬造筆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也

許氏說文曰楚謂

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勿秦謂之筆劉熙釋名曰古
以筆能述事而言故謂之筆成公綏筆賦序曰以筆能

畢舉萬物之形故謂之筆則自有書契以來即已有筆

不獨創始於秦矣況乎黃帝之硯

黃帝得玉而篆曰帝鴻氏之硯

周公

之硯

周公硯銘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污白

晉靈公之硯

如蟾蜍腹容五合水

孔子之墨

陸士龍夫子墨祝曰孔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無邊

老君之墨

老君

居景室中與五老叟共譚天地之數撰經書十萬言有漢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壺中有墨汁狀如淳漆以寫經

蔡倫以前之紙

後漢書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繒帛者謂之為紙

四者相須而利

用久矣何獨疑於筆乎老杜曰老麀彤管筆義亦取此

意古稱青史取殺青為義女史所執管加彤色故曰彤

管云

桑中篇一

序曰桑中刺奔也

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

而不可止也

夫曰刺奔則非奔者自作乃詩人見此奔者而刺之耳呂東萊作讀詩記依序立說朱子既作書以爭

之及東萊歿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又書其後以辨之平

日與門人論議甚詳而詩序辯說辨駁尤力馬貴與

謂淫

詩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左傳季札觀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存焉則諸詩皆雅樂

矣猶信呂記而與朱子為難竊意孔子刪詩固不容間存淫邪之作而刺淫之詩亦一二見足矣何必繁多若是耶夫聖人之所惡有四訕上稱人惡居其二子貢之所惡有三而微與訐亦居其二今考國風十有五周召幽三風之外十二國風共詩一百二十有八篇而刺詩多至七十八篇曰怨曰疾曰責曰惡者更紛紛也聖人刪詩何專取此刺譏誹訕之詞耶如變雅中家父凡伯輩身列王朝而國是日非目覩時艱憂從中來感慨係

之萬不得已而發為詠歌形諸篇什以冀偉君心之一
悟俗之一改忠厚之道也亦臣子之分也國風之刺詩
皆毫無干涉之人微譏冷諷發人隱私斥人過惡究無
補於其人已成之事此實朱子所謂一鄉之擾一邑所
惡者矣且詩為淫邪者所自作固為淫邪之詩乃刺人
淫邪而曲盡淫邪之心曲盡淫邪之事亦當為大雅所
不道況人有淫邪而我述其淫邪之事以刺之豈能去
其淫邪二字乎不能去其淫邪而遂可以為雅樂乎牆

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序謂刺其上者是已然曰不可道而不明道之詩人立意之厚如此此詩獨委曲詳道之者何哉鶉之奔奔曰人之無良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稱人稱子必非自作此詩曰期我曰要我曰送我就詩論詩則為自作可知奈何舍經之明文而曲從序說節外生枝徒滋誹議乎且采非一采孟不一孟詩人亦祇設為虛浮之語以寄其繚繞之思耳序遂謂相竊不可止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

桑中篇二

釋經之道無他惟其心之細而已矣惟其心之靈而已矣心之不細則不能剖別疑似心之不靈則不能採取真旨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中詩序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粗心讀之其言相合李黃集解遂謂禮之桑間即詩之桑中朱子信之著於集傳考邶鄘衛三風皆為衛詩桑中乃衛詩之一也言衛詩而桑中在其中言桑中

而卽知其為衛詩矣乃樂記旣言鄭衛之音又言桑間
濮上之音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亡國之音哀
以思而係之桑間濮上是二音之倫節不同時世亦異
亂之猶愈於亡亡之彌甚於亂明屬二事也周禮大司
樂辨其淫聲凶聲鄭氏謂淫聲若鄭衛凶聲亡國之聲
若桑間濮上分別甚明而樂記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
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則桑間乃地名非詩名也又
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

已而自沈于濮水後師涓過
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歌

之桑間在濮陽南

與史記合

云師曠聞而撫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武王

伐紂師延自投濮水之上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

是其詩作于紂時紂不久而

亡故曰亡國之音則桑間之非衛詩而桑中之非桑間

明矣若夫心之固滯者執詩詞而泥之則曰期我曰要

我曰送我我者詩人自我是此詩為淫者自作矣乃采

不一采孟非一孟一人之身所遇姜弋鄘之女皆為孟

而姜弋鄘之女期我要我送我之情同期我要我送我

之地又同豈理之真也哉

郝氏以沫為淫昏之稱麥為宿麥姜指淫婦而唐言蕩葑

言風弋言引廊言賤雖不免穿鑿却不為前人圖者自古淫亂之人自以為閨門

之幽世所不知故自肆而不返孰知事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顯鐘鼓於宮而聞於外鶴鳴于臯而聞于天我方期之要之送之而人已歷歷知之而明明道之聖人錄之於經使後世之為惡者惕然戒懼猛焉遷改庶不以昭昭飾節寘寘墮行而為不自欺之君子此詩教之為功大耳序云刺奔得詩旨矣朱子釋經剖別義理最為精密而就詩論詩尤為直捷此詩偶衍李黃之誤

而必欲與東萊相左或亦智者之千慮歟

定之方中

毛

傳曰定營室也

鄭

箋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

方中昏正四方

鄭

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昏中而正謂

小雪時其體與

東壁連正四方皆以定為即營室而所以取名營室之

義毛以視定星而正南北遂以營宮室也鄭以定星昏

中小雪之時可以營宮室也考爾雅營室謂之定孫炎

註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左傳凡土

功水昏正而栽杜預註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築

則鄭說有據故朱傳從鄭但孔氏據周禮匠人註

匠人職匠

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懸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謂

視日影而東西南北皆知者信已謂經傳未有以定星

正南北者未確考匠人職云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賈

疏曰前經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更以此二者以正

南北朝夕即東西也夫極星既可正東西則定星自可

正南北矣極星之正東西兼乎南北則定星之正南北

亦兼乎東西矣且孔氏既以匠人注是揆日瞻星以正

東西南北之事何以知定星不可視以正南北乎又宴

子春秋云景公新築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開

左撫宮右彈商

曰夕

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

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國何

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

哉

而今之夕者周公立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也

文選江淹

擬顧延之侍宴詩

云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列宿構仙宮開天制寶殿

注云匠人上法太微以成帝宇觀斗柄以正神州赤縣南北之位

是皆以星正方之證

也毛說

云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不可盡廢至定名營

室廣雅又謂之豕韋則有三名矣而其為數春秋元命苞曰營室十星挺陶精類始立綱紀包物為室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元宮一曰清廟則營室實二星也又言離宮六星為天子之別宮合營室離宮亦止得八星耳考工記又合營室與東壁而為四星所見各殊當以晉志為正也

榛栗椅桐梓漆

六木之中榛栗為類椅梓為類桐最難辨漆固易明也

陸璣

云榛栗屬有二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表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

其一

種枝莖皆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饒

羅願

云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

餘子

如小栗核中悉如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噉漁陽上黨皆饒鄭注禮云似栗而小閭中鄆坊甚多

然其字從秦蓋此意也又一種大小枝葉如栗其子形如杼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是大木非榛櫟之榛

若女贄則宜兩者皆可用

皆言榛有二種而陸以此詩之榛為如栗羅以

為如木蓼馮復京據說文

以榛為木
親為果

而謂山有榛之榛當

作亲樹之榛栗之榛宜為榛又謂兩榛俱有實如栗則亦

不甚別異也栗則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

裏皆栗惟濮陽范陽栗甜美味長陸疏樹高二三丈葉似

櫟花青黃色似胡桃花蜀本草實有房若拳中子二三小者若

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暴開子出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栗房當心一子謂之

栗栗襍治血尤効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榛栗嶧陽栗京西

雜記其種亦不一矣爾雅曰椅梓郭注云即楸爾雅曰楸

榲郭注云大而皸音鵲皮粗也楸小而皸榲說文亦曰椅梓

也梓楸也楸梓也櫟楸也則椅梓楸櫟一物而四名乎

然此詩言椅又言梓當為二物陸疏云楸之疏理白色

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未嘗不微分也而梓

為百木長

羅願

樹似桐而葉小花紫

蕭炳

實曰豫章

古今注

白

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

楸世人見其木黃又呼為荊黃楸云

齊民要術

若夫桐之類

陸璣謂有青桐

嚴粲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

白桐

宜琴瑟桐梓漆之

嚴粲椅

赤桐三種本草衍義有白桐

可斲琴者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

荏桐

早春開淡紅花子作桐油

梧桐

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五六月結桐子今人取

炒為果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

崗桐

無花不中作琴體重

四種陶氏有青桐

葉皮青似

桐而無子

梧桐

色白葉似青
桐而有子

白桐

與崗桐無異
惟有華子耳

岡桐

無子

是作琴

瑟者

四種陸佃譏陶說

云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
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材中琴

瑟岡桐子

大有油

是已而與羅願皆以白桐為爾雅榮桐木之

桐郭注爾雅則以為梧桐如衍義說似郭為當蘇頌謂

作琴瑟者岡桐也而二陸及嚴粲俱以為白桐則從衆

矣蘇又謂漆樹高二三丈皮白華似椿葉似槐子若牛

李木心黃

蜀本注云上等清漆色黑如豎若
鐵石者好嫩黃若蜂巢者不佳

而說文云

漆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漆如水滴而下則其字本作漆

加水為漆沮之漆今通用漆字矣

古今注云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

汁滴管中

即成漆也

景山

毛傳曰景山大山也但以景為大而不言其大者為何

山鄭箋以後李迂仲呂東萊輩俱從之朱傳曰景測景

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山名見商頌前

說創也後說本之范逸齋

云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故升虛以

望知地勢之勝

考水經注云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

邱城西寰宇記云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是商

都實有景山故詩傳遺說

劉砥錄朱子云景山山名與商頌陟彼南山同

朱子

嘗以或說為是但京

爾雅非人為之邱絕高為之京

在鄭不在衛故毛

氏釋京亦不據以為說耳若測景之事上章揆之以日是其事也何必復言之乎本章升字降字相應上四句皆升虛以望之事觀于桑始降而觀之測景用八尺之臬樹於所平之地中央不在山亦不在邱也況在漕虛之上烏能測楚邱之山與邱乎毛傳不可易矣

匪直也人

按此有四說毛傳曰非徒庸君孔疏曰文公既愛民務
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也

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

范逸

齋曰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是以人為常人泛指他人
言也朱子答劉坪書曰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
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嚴粲曰是文公能務
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直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
故能致國富而彊是以人為治人指百姓言也蘇傳曰

不直哉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朱傳曰非獨此人所
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則以人為斯人空指文公
之身言也黃櫨曰匪直也蓋詩人語而形容不能盡謂
不直其為人也如此而其所以秉心者又誠實淵深所
以能治國家是以人為為人實指文公之行言也許白
雲從朱傳

云匪獨訓匪直字以兩句作一連說直如孟子非直為觀美之直

或又疑朱

傳合二句為一句文義迂滯

且駭北三千皆秉心塞淵之所致不應將秉心句劃

斷要之四說皆通若以上四句為文公之勤於人而謂

非但於人如此其秉心塞而淵魚致駭牝之三千則嚴意尤勝矣

四之五之六之

毛傳曰驂馬五轡

孔云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次章

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三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言六之也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也鄭

箋曰四之者見之數也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毛指馬之轡言鄭指見賢之數言毛說太迂鄭說明快但四之五之六之緊連良馬之下當指

馬之數言黃氏謂出郊遠行而外有所備夫出郊猶在國也預備其二若遠適異國未知宜備幾馬也考書言若朽索之馭六馬易孟京春秋公羊皆言天子駕六禮

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

二

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

庶人駕一

埤雅說文曰駟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

後得乘駟馬驂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

列子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

投無差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天地四方也史

記秦始皇以水數制所乘六馬漢書輿服志乘輿所御

駕六

餘皆駕四

又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

驂故太守稱五馬晉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唐李

杜詩言五馬道旁來五馬爛生光人生五馬貴則五馬

六馬古果有此制也但五馬為太守之制衛之大夫或

宜乘之六馬唯天子得駕詩人不應以之美大夫且詩言

駟驥彭彭武王所乘則天子也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則

諸侯也四牡駢駢使臣所乘則大夫也一車之駕四馬

其定制矣衛寧獨異乎王肅

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

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周人又益一駟謂之駟本從一駟而來亦謂之駟經言駟則三馬之名孔

晁之述毛皆謂作者歷言三王之法王基

云商頌曰八鸞鏘鏘是殷

駕四不駕三也

孔穎達

云周禮校人乘馬一師四圉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布乘黃朱馬以引重左右

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以一馬駟之偏而不調矣

譏之矣朱子謂取協韻而極

言其盛固為圓通程子謂馬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

禮意之益加也李樗曰始見則以四馬與之中見則以

五馬與之終見又以六馬與之言其禮意有加無已竊

考左傳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過鄭見鄭伯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可見古人贈賄之儀自有差等重其人則厚其禮慤懃繾綣之意藉物以將之物有加而意無盡好賢之誠者固當如是也以此觀之程李之說實為有據

綠竹

爾雅曰葦王芻也

某氏曰葦鹿蓐也

郭注今呼鴟脚莎詩綠竹

猗猗是也又曰竹篇蓄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

毛氏本此釋詩分綠與竹為二而不以為竹也陸疏曰

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

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草

澀礪可以

洗攪筩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此為

綠竹張華亦言輿水入淇水有綠竹草又合綠竹為一

而不以為竹也朱傳

曰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則以綠竹

為竹今考陸說與下切磋琢磨義合但經明言綠竹而

以為綠草顯與經背且驗今木賊草寸寸有節初無華

葉陸謂莖葉似竹則誠不知何物矣本草葉亦名蓋

草入本經下品陶氏別錄謂可染作金色漢書又作盤
盤絞也說文又作炭皆言可以染黃觀詩采綠采藍並稱

可知為染草也本草篇蓄又名扁辨扁曼粉節草道生
草蘇氏謂開青黃花李氏謂開細紅花郭氏雖言可食

亦殺蟲

陶氏但言煮汁與小兒飲療虬蟲而已初非美品

也水經注引漢武

下淇園之竹為筴

寇恂

下淇園之竹為矢百萬

事而辨

之曰今通望淇川並無此物惟王芻綠竹不異毛興此
鄺善長得之目驗似為可信然不知兩漢書何以必欲

誤人而前後所言皆一耶意天地之氣運有轉移物類之盛衰無定局淇奧本多美竹因遭兩番大創遺類既鮮人亦不喜植之遂致善長不見耶則淇奧之無竹正緣武帝寇恂故爾豈可据其後而并疑其前乎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班彪曰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此漢世言淇奧之有竹者也左思賦三都序曰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則晉世淇奧猶有竹也宋儒若劉長樂

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追也

董廣州

曰河朔無竹淇奧獨產非王芻

也程子

曰淇與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

王安石

曰綠竹猗猗喻德之虛節

清蘇東坡

曰惟有長身大君子猗猗猶得似淇與

李迂仲

曰傳云淇與箇輅又曰淇水之

竹則淇水有竹明矣

輩皆謂淇與有竹矣况如上林賦

曰揜以蔥綠被以江

離

則綠固香草也如離騷

曰資業施以盈室

則為惡草何可以

比君子乎毛氏於詩之言興者必有取興之義意若未

明孔氏類能曲折以達之此詩毛氏以為興而不言其

興之意孔氏所申說

曰王芻與蒿竹猗猗茂盛以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耳

初無深義蓋據爾雅本草所言之綠與竹原無深義也

則何如据經言綠竹直以為綠色之竹之明快而綠色之竹虛節清和實可以比君子乎

考槃篇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君武公之業使賢者退而

窮處朱子辨之明已而說者謂賢者不樂仕於朝而退處山谷若將終身則時君之棄賢可知是即刺也夫賢者退處固衛之所以日替也而是詩則但述賢者隱處山谷高舉遠引而自樂其樂無慕乎人爵之貴初不及

朝廷之事若求所以致此之由而因以為刺是索於詩

之外非索於詩之中也此詩當以孔子之言為定孔子

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

孔叢子

既曰無悶則

說是詩者第言其退處之樂而已不可謂誓不出仕

鄭箋

亦不必謂不能忘君

程楊說同

蓋誓不出仕則怨而不免於

怒非樂天知命之人而不能忘懷則既舍而不藏不用

而思行亦非隨遇而安之學矣歐陽深闢鄭說

云孔蓋常不遇

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若如鄭說孔子剛

詩必不
取也

而曰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自
謂不忘此樂也永矢勿過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
他之也永矢勿告自謂其樂不可以告語於人也此獨
得無悶之旨朱傳本此

考槃

毛傳曰考成槃樂也鄭箋曰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
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王肅曰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
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

道長自誓不敢忘也鄭王皆申毛說訓槃為樂則此槃
字與般相通如周頌般之篇鄭孔皆以為樂也蘇傳呂
記俱從之鄭漁仲曰木偃蓋曰槃黃氏申之曰槃者架
木為屋盤結之意則槃又與盤相通

說文云槃承盤也

朱傳前

說似參毛鄭但槃非即是樂成其隱處之室而盤桓之
樂乃在此也又引陳氏曰考扣也槃器也考蘇東坡言
叩槃而得其聲則槃固可扣之器也故范逸齋

云考擊也槃器

也謂擊器以為樂也

黃實夫

云考槃者考擊其槃以自樂也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皆從陳

說夫槃字從木周禮有夷槃疏云以木為之是也木槃之聲似不足樂而以為樂者無往而不樂乎史記毛遂奉銅槃則槃有銅者周禮王府合諸侯共珠槃則槃更有飾以珠者皆非隱士所用之器內則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註云槃盛盥水者則以此為盥槃也可

邁軸

毛傳曰邁寬大貌鄭箋曰邁飢意孔疏於兩家俱無申釋李樗謂毛傳訓詁未有所據要之上章既言碩人之

寬此皆是寬大之意呂記亦從毛朱傳謂邁義未詳而
所引或說即毛傳也考釋文云邁韓詩作𨔵𨔵美貌美
與寬大義不相遠鄭以上章之寬為形貌寬然而有虛
乏之色遂以邁為飢意而軸為病皆與碩人不相關又
毛訓軸為進鄭訓軸為病孔疏曰傳以軸為迪釋詁云
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文軸毛音迪鄭直六反釋詁云
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是軸之義毛鄭皆借也但毛
不破字其所立訓皆有師授軸者所以持輪也車非輪

不進則以軸為進當取諸斯范氏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
嚴氏曰如軸之卷收藏不用此於隱處之義得矣而未見
自樂之意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得之謂則於自樂
之意合矣

呂朱皆從之

而謂之不行與毛正相反張氏曰軸者

言其旋轉而不窮斯義最勝蓋輪轉而軸不轉軸不轉
而輪實賴以轉真能不為世轉而能轉世者故曰碩人

芄蘭篇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鄭箋曰惠公

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孔疏曰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璫之美故但知習威儀朱傳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考左傳言惠公之即位少而此詩言童子遂牽合而指為刺惠公然惠公年雖十五六

本杜註

既即位

而為君矣直斥之曰童子干名犯分一至於此已實無禮而何以責人乎李迂仲范逸齋俱以茝蘭之柔弱比惠公則與序言驕而無禮者正相反惠公幼即搆其兄

老能逆王命夫豈柔弱者哉據郭氏爾雅注

爾雅藿荒蘭注蔓生

斷之有白汁可啖

陸氏疏

曰一名蘿藦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有白汁出食之

甜脆驚而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

俱以茺蘭為蔓生蔓生之物體微

而善附意衛之人有年少輕肆本無才能而詡詡自負慢侮老成及任以事而不克勝也故詩人刺之不必牽涉惠公而此詩之訓誡深矣

容遂悸

毛傳曰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

度鄭箋曰容容刀也遂瑞也

爾雅遂瑞也鄭注玉瑞也

言惠公佩容

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

孔云傳以此三者皆

言兮故各其狀悸悸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詞箋以容及

遂與帶相類則皆以體言也故為容刀與瑞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詞

是容遂之義毛鄭異而悸字之義毛鄭同也

朱子曰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呂記從之

以容

遂為貌本毛氏也以為舒緩放肆則從序驕而無禮之

意生也既言舒緩放肆則悸不得言有節度而承帶言

之知為下垂貌也鄭好破字故改遂為遂而訓為瑞

蘇李

范俱從之

上文既言佩觿佩鞬又以容遂為容刀佩璲

詞意不重複耶嚴氏引離騷遵赤水而容與祭義陶

陶遂遂以證朱傳當已而程子訓悸為執心不定

李范金許

俱從之

與有節度正相反以驚悸不定加之驕矜之人亦

屬不合釋文曰悸韓詩作萃垂貌朱子之說固非無本也

鞬

毛傳曰鞬玦也能射御則帶鞬鄭箋曰鞬之言沓所以

彊沓手指二說不同孔疏謂箋以禮無以韞為玦者故

易之為沓呂記從毛朱傳存兩說陳氏禮書

云韞謂之極以其

于指也謂之沓以其沓于指也

以傳為非馮氏詩疏以箋為誤考射之

用有三其一為拾又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

弦者也其一為玦用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闔

體士喪禮注

其字或為決

詩車攻射禮袒決

鄉

或為挾

周禮繕人掌王之挾拾

或為玦

內則右佩玦捍

其實一物也其一為沓又名極以朱韋

為之所以放弦大射所謂朱極三也

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韞指利放弦也

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
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
以鞞為玦禮固未有

明文以鞞為沓禮豈有明文耶說文云鞞射玦也所以
拘弦以象骨韋絲著右巨指許實漢人在康成前與毛
合而說最古當不謬也又驗今人善射者玦則時帶且
不妨於日用沓已不復用古人即用沓亦必射時始
用若平居三指著沓則此手將何所為耶且亦不足以
飾觀是當從毛

河廣篇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鄭箋
曰宋桓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
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考說苑宋襄公為太子
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
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毛魯說合也而劉言子之思
母此詩言母之思子子母同情也序稱宋襄公母而不
稱宋桓公夫人則為襄公時詩明矣嚴粲曰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
睢陽在河南自宋適衛必渡河衛自魯閔公二年戴公
始渡河而詩言誰謂河廣一舉杭之則是詩作于衛未

遷之
前獨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太子衛戴文俱未立時

作

朱公遷錢天錫從之

其言辨已然嚴又謂夫人義不可以往而

設為或人以遠沮已已為辭以解之欲往之切故謂遠

為近則與孔氏假有渡者之詞合矣既云設為則非實

事詩但言一葦杭之喻其狹而可渡與下章不容刀意

同何必拘為自北至南耶朱傳既言襄公即位夫人思

之復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相衲鑿宜來許氏之辨

矣

白雲二者必有一是一非

伯兮篇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夫曰刺時則怨懟上及乎君父曰思之則結念惟在乎室家詳味經文鄭說為當孔疏乃曰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又曰宣公

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是時王室微弱

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

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曰刺時必加詩人以
訕上之罪未知何意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諸侯
從王致伐者惟見於魯桓五年之一役乃以二百四十二
年絕無而一見之事不免於刺聖人復錄之以示戒則
亦曰撻一僕之意矣且伐鄭者可刺將鄭之見伐者其

武烈反可美歟公羊傳

曰從王伐鄭正也

胡氏傳

曰三國以兵會伐其言從

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

及則堂家氏

曰書三國從王明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

世亦褒三國之能以師從王責齊宋魯大國之不從王者也

皆以從王為正孔氏不

敢以從王為不正而曲為之說夫天子之力不能使我
而吾自知君臣之大分踴躍從公則其忠義之性得之
自天不待勉強較之奉王命而敵愾者其可美尤甚焉
而為所使者乃咨嗟怨望以刺其君念私情而忘公義
惑軍心而沮衆志律以國法罪不容誅聖人烏得而取
諸嗟乎繻葛一敗而王命不行天下不復知有君臣之
分君子痛之苟如仲達之說未必非伯兮詩人有以致
之也甚矣序說之謬而孔疏又害義焉經云自伯之東

孔云三國從王伐鄭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

朱子謂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

是又未確

之字不必作往字蓋言自伯之不在東爾

諛草

毛傳曰諛草令人忘憂孔疏曰諛訓為忘非草名

傳云謂欲

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諛為草名故釋訓云諛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諛草是諛非草名也

東萊從

孔迂仲華谷皆以為草竊意諛本訓忘而此草能令人

忘憂故名諛草也考說文引詩作蕙草云令人忘憂草

也薛君章句又作萱本草注云萱一名鹿葱其花名宜

男風土記云宜男妊婦佩之必生男述異記云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名療愁花圖經云萱味甘而無毒令

人好歡樂無憂徐勉萱賦云

信茲華之獨茂擬金質於炎辰既耀色以祛瘴亦含

香而可珍同芝荷于蘭暑及蟬露乎首旻

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

名斯吉

華而不艷雅而不質

詳觀諸說諛草之即萱而為草名明

矣嵇康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諛草忘憂古今注云欲忘

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一名忘憂草又云合歡樹似梧桐

則萱草

本草在草部

與合歡

本草在木部

實為二物而朱傳曰諛

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以諼草為可食則固以為草名也而連言諼草合歡似以諼草即合歡此襲鄭樵之誤馮氏云或者朱子因諼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以合歡解諼草乎真善為朱子解者

木瓜篇

木瓜詩當以孔子之言為正序說朱傳皆未盡善也序

以為美齊桓公

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厚報之而

孔氏謂內傳之所歸

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成漕歸

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是齊桓之遺戴也

外傳之所與

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

是齊桓之遺文也衛人思齊桓之大功思欲報之而不能也後儒多從之即朱子讀尊孟辨亦用序說後以齊桓之惠不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以為報因疑為男女相贈答之詞然曰疑者非必然之論也考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齊桓雖霸未可言上衛國再造不可言下序說誠有附會而聖人何取此男女贈答之詞

列之於經乎毛傳釋此詩甚簡而於篇末引孔子曰吾

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箋不以為非

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

然則此詩烏可舍聖言而別求哉左傳

北宮文子賦淇與

韓宣

子賦木瓜杜注義取欲厚報以為好夫太上立德其次

貴施報施德於人固不可有望報之心望其報而施之

施之之情已薄矣人有德於已何可不報報之而謂足

報之報之之心猶未厚也惟施者薄而報之厚不以彼已相

較厚之道也猶曰匪報則厚之至先王革薄從忠之道

於是乎在豈徒男女相贈也哉

木瓜木桃李

毛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木而木桃李無訓意皆以

為可食之木耳考爾雅

云楸木瓜

郭注云實如小瓜酢可食

雷公云

真木瓜皮白微赤黃香

酸甘不澀調榮衛助穀氣陶隱居

云

山陰蘭亭尤多

最療轉筋則木瓜誠可食矣而蜀本注

云花作房

生子大乾甚香

圖經

云花生春末深紅色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宣州人種蒔尤謹

皆謂木狀

如柰云埤雅分別三木謂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

不木者為木瓜食之酸澀而木者為木桃木李大如木
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是木桃木李乃木瓜之屬
而品不同也徐安道則謂瓜有瓜瓠桃有羊桃李有雀
李皆草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李迂仲取陸
說呂東萊取徐說信如徐說木瓜固一物之名而木桃
木李即是桃李詩人以意加一木字耶不知詩人之意
言施者雖漸薄而報者不可不加厚故由木瓜而木桃
木李其品漸下而瓊琚瓊瑤瓊玖其品漸美也

毛云瓊
佩玉名

璠美玉
玖玉名

三章次第叙然當從陸說

王風

王風為周東都之詩而列於國風者范甯穀梁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是其意以為孔子降之也鄭譜曰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申之謂不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

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是其意以為詩人自降之也歐

說同范

云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謂教令不足行也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謂正朔不足加也

書自黍離之什而降于風謂雅頌不足興也

蘇說同莫

云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于境內

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

夫春秋之義尊王

為貴豈有王朝作為雅詩而夫子反降之為國風乎范
說固不足信詩人之作為風為雅腔調既各不同而因
時感事發舒性情合乎風之體者為風合乎雅之體者
為雅風雅俱為六詩之一體非降之而為風升之而為

雅也如貶之而為風將周召之風文王之詩也而亦為降耶如升之而為雅南山板蕩之雅幽厲之詩也而亦為升耶夫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採詩之時已然矣而詩之有風雅頌也惟雅為天子之事諸侯不得而假風者風土之詩頌者頌美之詩天下有天下之風與頌一國有一國之風與頌商周之頌天子之頌也而魯以諸侯而亦有頌十三國之風諸侯之風也而幽為西周之詩王為東周之詩而稱風世之盛也則其

風亦盛二南被聖賢之化而其音和平世之衰也則其風亦衰黍離閔宗周之覆而其音悲怨乃其為風則一也觀季札於襄公二十九年觀樂時王風已列邶鄘衛之後孔子於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則王風之次實仍其舊固非孔子之所降而列國有土風之詩豈王者所都之地獨無土風之詩必降而為之乎然則稱黍離降為國風者何居朱子曰自二南進為二雅自二雅退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坡到得黍離時便是

下坡了此說為近而稱王風者服虔曰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也要亦非孔子尊之仍其舊耳

黍稷

陶隱居

云稷米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

顏師古

云急就章云黍似稷而粘稷即稷也

願

云黍體似稷故古人并言黍稷有赤黍白黍其類有粘有不粘粘者別名秫北人謂秫為黃米

皆言

黍與稷相似本草言其性味

云黍米味甘溫無毒主益氣補中稷米味甘無毒主

益氣補不足

亦不甚遠而陶謂黍苗似蘆而異於粟

粒亦大鄭

樵謂稷苗似蘆而未可食朱子據陶以立傳

云黍穀名苗似蘆高

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
一名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

許謙據鄭以駁朱

云傳文黍

稷二物似差互今若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稭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粟也二字如此恐得其實
陳長發曰集傳所稱乃今之蘆粟非黍也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散垂實細而長黃色性粘
稼書曰黍苗無高丈餘者此似指梁為粟矣
陸

而黍稷

既相似稷可言似蘆黍何不可言似蘆乎要其辨之詳

者莫如雷禮所輯真定府志黍貴

周頌良耜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亦食黍

疏云少牢特牲士之祭禮有黍明黍是貴也

而稷賤也

孔疏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

用稷是

黍早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

而稷晚也

孔疏稷之苗六月時也穗七月時也實八月時也

也

黍大

爾雅衆林疏云衆一名稭謂黏黍也與穀相似其莖稈似禾而麓大

而稷小也

朱傳 黍穗散

爾雅翼黍之秀特舒散故說者以其象火為南方之穀

而稷穗聚也黍

有粘有不粘

圖經粘者釀酒不粘者可食

而稷性疏也今俗謂黃米

者黍也謂小米者稷也以此求之或可得乎又家語曰

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聖人之言自不可易

而后稷以稷名官社稷以稷名壇說文

云稷齊也五穀之長

圖經

云稷為五穀長

風俗通義

云稷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

爾雅翼

云稷

所以為五穀長者以其中央之穀又古號為首種益春種稷也等書皆以稷為五穀之

長母乃與聖言異乎將稷與黍皆有益於民生而不可

缺者故古人多以黍稷並言而皆可為長歟又出車詩

曰黍稷方華

鄭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

則以黍稷為同時開花

本之於經矣月令章句謂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

與汜勝之所云黍當暑而生暑後乃成者為時不相遠

而尚書考靈耀云夏火星昏中可以種黍

夏小正曰火中種黍糜時

也春鳥星昏中以種稷

秋虛星昏中以收斂

揆諸首種

月令孟春行冬令首

種不入注
首種謂稷

暑種

說文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之義實分先後耳又爾

雅

云粢稷

郭注

云江東人呼粟為粢

似稷粢粟為一物而本草稷在

下品粟在中品實為二物春官肆師注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為粢天官甸師注粢稷也惟以稷為粢月令疏仲夏黍新熟則黍在五月時已熟也此詩疏云黍秀時至稷則尚苗謂六月時則六月黍始秀也一人之言彼此互異果孰從辨之哉

君子陽陽篇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
害而已鄭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行道朱子以
君子于役君子陽陽二詩相聯屬疑此詩亦前篇婦人
所作而後人

許誦郝
敬輩

之議紛起大約以大夫招其妻入

於舞位為失據也夫君子不得志而苟為祿仕必其朝
無薦賢之人汲引同升而聊為吏隱屈彼長才周之可
閔不待言矣乃就經而論陽陽自得陶陶自樂有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象毫無窮愁悲閔不平而鳴之意序曰

閔周是詩外推出之義非詩中本有之旨也如其說王風十篇何一不為閔周乎且見經文招字遂云相招為祿仕亦非經文招字本義相招為祿仕招於未為伶官之前其字虛右招我由房招於既為伶官而將作樂之時其字實也况伶官之職衆矣所奏之樂亦不一房中之樂周禮春官旄人所謂燕樂也君子雖不得志簡兮之碩人猶於日中而萬舞公庭何至自污而與俳優雜劇專娛君於燕閒也乎竊意此君子仕於伶官安分樂

道而詩人美之也仕於伶官則如簡兮之碩人是也安
分樂道又有考槃衡門之志焉初無傷感朝廷之心亦
無朋儔招隱之情也或疑古之伶官多用瞽矇所謂樂
工必盲也不知此君子者果盲者乎抑不盲者乎果盲
也為伶官之職其常也非擇而取之也若其不盲何得
以不盲為盲乎夫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
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其職不可言賤

周禮大
司樂中

大夫

其分亦未易盡也而其屬亦各有所司意古之作

樂盲者令審音而盲者令帥舞故此詩之君子與簡

兮之碩人皆言舞乎不然周禮之大胥

中士四人

小胥

下士八人

使果無目何能以序出入舞者又何由知其不敬而饋之撻之也哉若欲從朱傳則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閨雎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皆夫婦相作樂為樂之事何獨此詩而遂有碍耶但招我句要看得靈活必謂婦人亦居舞位則鑿矣

由房

毛傳曰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曰由從也君子

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

俱在樂官也

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

傳以房為樂名箋以

房為地名二說不同以為樂則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

南是也以為地則路寢之下小寢之內是也

孔疏天子路寢制如

明堂無左右房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然惟作樂於房故其樂名房

中之樂二家又未始不相成也郝氏謂二南與鹿鳴諸

篇合作於堂上何得又以為房中之樂不知堂上之樂

二南與鹿鳴諸篇合作而房中專奏二南未始不可特
天子諸侯之樂官各有定數所執各有定器所立各有
定位舞於庭則文在東階武在西階也出入于學則長
者在前幼者在後也素相嫺習無容亂次今左手執簧
右手招友不成體統朱子以房為東房是人出人處據
廬陵李氏說云堂屋次棟之架謂之楹後楹以北為
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大
夫果有房也而從朱者蓋鮮若從釋名云房旁也在
堂西旁也則
以為堂旁之房而已

采葛篇

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曰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考桑弘羊之於霍光弘恭石顯之於蕭望之皆候出沐日以行其間而汲黯不願之郡京房不敢離左右誠恐一日不在朝廷而讒人得乘隙以入也鄭說實非無理左傳魯桓公十年即桓王之十九年也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是桓王時果有讒譖之人也但詹父之辭得直虢仲之譖之

不行則讒而未嘗聽矣且詹父未出使也桓王時王臣之聘魯者南季梁伯糾家父仍叔之子安然反命惟隱七年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此以戎朝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耳非有讒譖之事也則難定為桓王時詩矣朱子初說亦從序辨說以為淫奔之詩今玩經文並未見有淫奔之意又不知聖人何取此淫奔之詩之多也竊意此朋友相慕之詩爾常情於素心之人朝夕共處歡然相得不覺其久一旦別離兩地相思誠有未久而似久者不

必私情然也

丘中有麻篇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胡氏所引五家毛也曹也李與蘇嚴也皆序說也

當宗毛傳毛氏曰留大夫子嗟字也孔氏申毛

曰下云彼留之

子與易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留為氏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

無確証

故後人多異說歐陽永叔曰子嗟子國獨留於此而不見用張南軒曰丘中有麻可以留子嗟而不他適皆不

以留為氏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後大夫以為氏李氏曰詩中所陳便是實事二家皆以申毛也今考說文有鎬字而無劉字徐鍇以為鎬即劉通作留大夫采地因氏焉羅泌則謂堯長子考監明封於留丘中有麻彼留子國者彭城地子房之封馮嗣宗陳長發皆從徐蓋彭城楚地漢初為楚國宣帝時為彭城郡王風所詠當為周地而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皆食采於此則毛說果不易矣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殖麻為生民思其賢

此與段昌武所引 則子嗟有考槃衡門之志而詩人有
陳氏之說相同

杖杜緇衣之好也嚴氏曰莊王不能用賢使國人私致
愛慕此又與遵大路之義同也皆不若毛說之有據而
大旨不甚相悖也朱子以詩語不莊斥為淫奔許白雲

從之而義稍別

許云嗟非其人之字嗟特嗟嘆語爾以
三章之子可見子國則其所私之人上

下兩章則異其文也 按嗟作歎詞本程子窮苦
而咨嗟之意來范逸齋則以子嗟子國為兄弟 聖人

何取此淫婦之留人而錄之乎夫淫心生於侈蕩節於
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衛比故朱子仍作疑詞而不決夫

後人之譏毛者

歐為甚

謂序言莊王不明賢人放逐不專主

一家然放逐者不止一留氏能保留氏一家之不放逐乎又謂治麻種樹國人能此豈止一留氏即能之未必為賢然治麻種樹者不乏其人留氏在而麻麥李鬱蔥茂盛與有榮施留氏去而麻麥李荒蕪衰落黯然無色國人安得不思及留氏乎毛氏師傳有自誠不必用此為譏議也考左傳王猛敬王之際王子朝為亂劉子伯蚘克寧王室詩人望其來而遺我以美道

孔疏謂在朝所施之政教

或作於其時歟

緇衣篇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宜之故美其德以為有國善善之功焉鄭氏孔氏謂此詩是鄭國之人所作意以好賢自屬周人而鄭人述之以作是詩故列鄭風若周人所作當入王風故也范逸齋則謂周之國人以為善於其職故美之呂東萊亦云武公入仕於周周人美之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

適子之館其意以鄭人不得目其君為子也竊意經文
六子字自是周人自予周人與武公有同朝之誼無尊卑
之分故曰予曰子為平等之稱若鄭人愛其君豈可斥
之為子鄭人獻於公敢自號曰予乎此詩雖為周人所
作而主美鄭君鄭人榮之傳流本國采詩者得之於鄭
地遂以之冠鄭風也蘇公之刺暴公同為畿內侯吉甫
之美申伯並作王朝輔其所美刺係於王政故列於雅
此詩止美武公一人之身而又自言其愛慕之私體固

為風而非雅也嚴粲謂破斧伐柯九罍狼跋皆周
大夫所作而附於豳此詩武公為司徒善於其職
周人善之而作者是已又鄭氏曰善善者治之有功
也孔氏曰武公既為鄭君復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
於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范氏曰武公之德所以
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也說雖不同皆以序之善善
屬武公言迂而無當呂氏曰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指
武公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武公之

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此說最直捷然細玩序文序本不誤釋序者誤耳序言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此善字即善善之下善字也曰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此美字即善善之上善字也上善字即好字下善字即賢字如此讀之序自可通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今讀其詞歡愛之意篤厚之情殷勤繾綣有加無已不啻家人父子之相親者好賢若此宜夫子屢歎之也

將仲子篇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毛鄭從序遂以經之仲子指祭仲仲諫公除叔是踰里牆園而折杞桑檀之踰也春秋書鄭伯克段於鄆左傳既稱鄭志公羊復有處心積慮以殺之說於是後之說詩者兩邊紐合終屬牽強矣范逸齋專主序小不忍言力翻前案今考史記莊公元年即封段於京二十二年始伐

段是段苟無大過莊公亦能容之公羊之說誠為過當迨一聞襲鄭之期即為疾雷不及掩耳之計先人有奪人之心正其才之狡獪而用之未得當處以小不忍責之恐未足蔽其辜耳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夫人於兄弟間能存不忍之心不設猜嫌不為刻薄一旦變起不測自悔莫及君子猶以為仁人之過事之不得已也乃莊公小不忍而詩人作詩以刺之聖人復錄以示戒將使後之忍於兄弟者有以藉口矣且左傳晉執衛侯而

齊侯鄭伯如晉以請晉侯饗之

晉侯賦假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

子

展賦將仲子叔向稱之遂許衛侯以歸子展之意實以此為兄弟相恤之詩而賦之爾如果刺小不忍以致亂晉之於衛固兄弟之國也將欲晉侯忍於衛侯而始無後患矣不大乖當日之情事耶況勝母之號賢者聞而迴車如序之意欲不害弟先必勝母而可矣何可以訓又君前臣名君之稱臣亦當稱名左傳所云仲者多是大夫之字莊公不應呼其臣之字也故朱傳從莆田鄭

氏說定為淫奔之詩今玩經文曰里曰牆曰園曰樹杞樹桑樹檀依然邶里女子就所見而言至曰畏父母畏諸兄畏國人正與古詩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意同也然而讀詩之妙莫善乎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詩人之言有未可固執者晉語姜氏引鄭詩仲可懷句姜氏之英畧不應稱頌淫奔之詞況以淫奔之詩而雜賦於嘉樂蓼蕭緇衣之後實為不類牀第之言非使臣之所知也而鄭之卿大夫何為喜此邶里女子之言熟習而歌詠之

耶竊意此鄭之在位有為刻薄寡恩之謀以間其宗族者其人作詩以拒之也其詞雖婉其意甚峻敦睦之情藹然可見此所以見稱於叔向而晉侯聞之亦悔於厥心耳

三英

三英之義毛鄭孔三家相屬成文毛曰三英三德也鄭曰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云英俊秀之名言人有此三種之德粲然而衆多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

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之耳非朝廷之人
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洵說之最古者也
但考鄭氏釋首章云古朝廷之臣皆正直且君夫朝廷
之臣非大夫乎而周禮鄭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
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則公卿大夫之子弟既可教
以至德敏德孝德何以立朝而為卿大夫且稱賢士而
反謂非所能乎若國子異日必不能行之今日教以知
之亦何益乎故歐陽氏譏之曰六經所載三數甚多苟

可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因謂三英粲兮當是述羔裘之美程子亦言三英者素絲五紵之類是衣服制度之節然未詳其制李迂仲引鄭氏說謂英者裘紵出縫綫之飾衽則有三故曰三英段昌武引曹氏說謂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縫三者其數也錢公永引古訓云素絲以英裘則五紵三英其義實同但古用五而鄭用三制各有異耳是皆以英制實有三故曰三英也然召南之羊裘既以五紵見其節儉而鄭

俗之淫侈何以英之飾反止於三耶呂東萊引范氏說謂素絲五紵五緘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則是三英仍舊五紵也然經文言三何以知其為五乎况召南之五紵五緘五總皆言縫之有五耳變文以協韻並非有三種制度何以鄭人據此以作詩如後人之引用古典耶然則三英之義何說之從曰從毛而已矣毛公去古未遠師傳有自其以三英為三德當非臆說臯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此詩美卿大

夫故以三德言之而三德者即九德中之三而不必鑿指為何德耳又漢唐之說皆以三章次句指古之君子言歐陽以三英為裘飾則三章俱當指裘言朱傳首章既以如濡為潤澤又云直順也侯美也韓云侯美也毛云君也鄭云君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其義為複於次章云豹甚武而有力不言裘而言豹矣復曰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仍指人言轉折頗多不若古注之直捷則三英益當從毛

遵大路篇

序以此詩為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而作後儒多從之考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後為幽王司徒是為桓公桓公懼王室多故而謀所以逃死已失鞠躬盡瘁之節矣且臣史伯為寄帑與賄之謀詭譎孰甚焉其子武公能與晉文侯共定平王於東都緇衣美之亦其才畧足以稱職爾而卒成父志滅虢檜而并十邑殘人肥已當時豈有懷仁慕義講道論德之君子立於其朝也哉莊公身犯名教射王置母為千古大罪人所謂居下

流而惡皆歸以無道加之夫亦何辭要其才氣春秋之
君實不數見以蕞爾國伐衛取息敗燕敗戎入許救齊
取三師於戴而郛防之歸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
勞王爵君子以為正幾為葵邱之先導焉惜無君子輔
之故所造止於此苟有君子亦非不能用之人必無君
子遵大路以去國人思望而彼不知之事且當時之國
亦寧有用君子之人彼君子兮去將何適況當日潁考
叔之純孝不可謂非君子之人也而竭忠盡死不聞其

舍鄭而去也則序說固不足以服鄭莊之心矣朱子初

說本亦從序集傳引宋玉賦

登徒子好色曰遵大路兮
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

為証而定為淫婦留其人之辭劉安成曰宋玉去古未
遠其所引用當得詩旨夫詞人之引用古詩惟取古人
之言以為藻采耳與本詩之旨多不相涉更甚於賦詩
之斷章也且宋玉之意乃是男之悅女朱子之說又為
女之留男何用其說而反其意耶竊意此朋友有故而
去思有以留之不闕莊公事亦不為淫婦之詞歟蓋非

故違序說而於不忠不孝之人曲為解釋也使詩人直指之曰射王不忠也置母不孝也鄭莊固當俛首受罪矣今乃不刺其極惡大罪而徒撫小過以諷之已昧輕重之義而其所撫之事實非其人之事則其人容或可以強詞飾辨而其極惡大罪反無以昭布於天下所關於世道人心者不小故為莊辨正所以罪莊也細玩經文首章言無我惡者可以為淫婦之詞亦可以為留賢之什次章魏孔云與醜古今字字似有褻狎私昵意但聖人必

喜此淫婦之留人而存之三百者終不可解況以為貌之醜固近狎昵以為行之醜則仍正大也豈可以一字之疑似而失全詩之旨哉

雜佩

雜佩之制朱子集傳與錢氏

名文子宋樂清人

詩詁俱本賈公

彥周禮玉府疏為說而其不同者有二朱子以琚為玉瑀與珠二物也錢氏以琚為佩玉名瑀即石之可為琚者一物也考孔疏引說文

云瑀石次玉也

以申毛傳謂琚玖與

瑤皆是石次玉也又漢書輿服志云乃為大佩衝牙雙

瑤璜皆以白玉則瑤以白玉為之亦佩玉名矣且朱子

初說云

璜如半璧係于兩旁之下端瑤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璜璜之中

瑤如大珠在中

央之中

衝牙如牙

以為如大珠則非真珠而以白玉為之形

圓如珠耳及著集傳以為大珠者本五經纂要

以瑤瑤為白玉

及大戴禮注

云赤曰瑤白曰瑤

三禮圖

云蒼珠為瑤

然如朱說瑤中

既貫中組又貫袞係璆璜之兩組以一珠而受三組非

徑寸者不能夫徑寸者豈易得乎此詩曰士曰女躬親

宜弋此賢而隱處田野之間者

朱公遷以此為士庶人之妻

未必備

此珠故瑤即名珠而佩中之瑤不得為珠耳其不同一也朱子以琚居旁組之中瑤在中組之中錢氏以琚瑤在中組之中而兩旁之中無物考賈疏言琚瑤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而兩旁之組但言末皆有半璧曰璜而已又羅中行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由此觀之亦似錢說為得其不同二也又朱子以琚為長博而方三禮圖則謂琚瑤如

璧而中圓孔其說亦異考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

牙之類孔氏歷引說文

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

玉

藻

云佩玉有衝牙

王府注

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

列女傳

云阿谷之女佩璜而澣

以申之且言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

類以包之是原不定此五者為一器之用成一器之名

也且大戴禮

保傳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蚘蚌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

月令章

句言有琚瑀韓詩傳止有蔥珩雙璜衝牙三物也又如

玉藻言天子

佩白玉而玄組綬

公侯

佩山玄玉而朱組綬

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世子

佩瑜玉而綦組綬

士

佩璫玟而組綬

之佩玉各不同也賈因此

詩傳而製器後人附賈而又異其說究不知古制何如

耳釋名曰佩倍也言非一物有倍貳也

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

佩之屬也

呂東萊本以釋詩

曰非獨玉也觿璲箴筆凡可佩者皆是也

范逸齋同

呂

有女同車篇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

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請妻之齊女賢

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毛鄭孔三家固從序說歐陽

欲與山有扶蘇之後序相移王安石即從本序以責忽
黃樵頗為原情之論呂祖謙之說於理彌近於詩益遠
夫忽經羅織鍛鍊之已成幾無所逃其責矣朱子大為
昭雪之不遺餘力而集傳定為淫奔之詩後人復多異

議今考左傳

魯桓公三年文姜已歸魯六年傳曰公之
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及

其敗我師也齊
侯又請妻之

杜注

云欲以他
女妻之

則鄭說

鄭答張逸問曰
當時佳耳後乃

有過或者早
諒不至於此

固不足信孔李諸家謂詩所詠齊女之賢

非文姜者是已但女之賢不見經傳不知嫁作誰家婦

文姜以前則有夷姜宣姜文姜之後則有哀姜穆姜皆
不為賢何以獨知此女之賢而頌禱乃爾夫人君立國
在於自強固不宜絕大國之援亦豈徒藉外家之勢焰
哉齊魯世為婚姻世相爭伐碩人曰譚公維私則譚子
實取齊女而滅譚者實齊也且突與忽以嫡兄弟相爭
何有于昏姻左氏稱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則宋之所以
援突者利突之賂耳非昏姻之故中心愛突也列國小
邦及鄭之他君幸得安全者不皆取齊女宋女也又考

隱七年傳

云鄭世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忽之取於陳也

父母之命也若如鄭說齊侯以文姜妻忽之時即當取之矣取之固可免於高渠彌之手難免於彭生之手也不免於高渠彌之手君子曰知所惡不免於彭生之手君子將何以頌之乎若如孔說當齊侯又請妻之時忽之取已十年矣乃欲舍父母所命之妻附勢趨炎因利乘便而別結絲蘿何可以訓夫魯桓取齊女而齊殺之烏知忽取齊女齊必援之乎忽突互爭之時正齊襄荒

亂之日也諸儒欲望援於是人何不論世耶諸儒特以

桓十一年傳祭仲之言

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為據耳然左氏

於忽多恕詞諸儒責之太甚矣噫世路險阻人情反覆

董叔繫援范氏而得繫援劉德鱗雋不疑辭昏霍氏而卒

免難禍福無常惟人所召不自立而倚人可乎哉然則

詩之孟姜不過取其貴姓如桑中衡門云爾若果僖公

女文姜則序不得謂之賢若為他女則經不當稱為孟

矣倘為淫婦又豈敢盛飾安駉昭彰若是乎竊意此夫

婦新昏而誇美之也猶雅之有車牽爾昏禮婿親迎至
於女家奠雁揖婦出門御車授綬同車之義也婦既升
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之則同行而歸矣

舜

爾雅曰櫨木槿椶木槿樊光

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

在草中郭璞曰可食或呼曰及或呼王蒸

皆不以為舜毛傳曰舜木槿

也陸璣曰舜一名木槿一名櫨一名椶陸佃曰木槿一

名舜

瞬之義取此

合詩雅為一而蘇傳呂記朱傳無異議矣

然則舜之名既稱櫛椴木槿莊子以為朝菌廣雅一名

朱槿一名赤槿郭注或呼日及或呼王蒸傳玄曰舜花

麗木也謂之日給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共十有三

也花如小葵花淡紅色

今亦有白者

五葉成一華湖南人家

多種植為籬障

本衍義

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

生之易者莫過斯木

抱朴子

傅咸賦曰應青春而敷蘖逮

朱夏而誕英有天天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

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數句盡其形矣本草云

作飲服之令人得睡花作湯代茶治風亦堪入藥馬

山有扶蘇篇

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考左氏鄭伯將以
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
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鄭昭公知所惡是昭

公亦有知人之明特剛斷不足禍及其身爾毛

以二章皆用臣

不得其宜鄭

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

之說昭公俱不任受其責

也李樗之說

云大旨只是山之有木隰之有草可以為榮為忽者國乃無人何以為國之光華

較為直捷朱子以狡童不可斥君

毛以狡童即斥昭公鄭指昭公所用之小

人而定為淫女戲其所私之詞不意大賢而明於狎邪

之情如此耶或疑斯女有才美而所適匪偶之作如謝

道韞所謂天壤乃有此王郎耳然為女如此亦太輕薄

竊意此朋友相規之詞也言山之有木隰之有草敷華

而歛實各成其美今乃不能閑習於禮法

本孔疏

而恣為

放蕩不充實其性行

本孔疏

而喜行奸詐是可惡也狂與

都狡與充正相反毛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子充良

人也既不以子都為射穎考叔之子都則子充更不必求其人以實之矣

扶蘇荷華

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孔疏曰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是毛氏此傳仲達猶未有以知之陸璣疏亦無其名呂記朱傳俱用毛傳而已誠難明其

為何木矣荷華之名詳於爾雅

曰荷芙蓉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芙蓉其華菡萏其

實蓮其中的的中意

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實之名芙

蕖其總名也別名芙

蓉江東呼荷

郭璞曰芙蓉下白藕

在泥中者中心苦邢昺曰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茹說

文曰荷芙蕖葉茹芙蕖莖芙蕖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及古今注曰一名水芝

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大者至百葉其並頭蓮則援神契所謂華草

也曰王者德至地則華草感注云華草並頭蓮也藕荷帖水生藕者也芰荷無

藕卷荷也本埤雅的成可食或磨以為飯輕身益氣令人

强健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為薏語曰苦如薏也本陸疏

而其華有色有香誠華之最秀異者也雖生於水水不

能沒雖產於泥泥不能污故有君子之號若以山宜有

扶蘇隰宜有荷華例之則扶蘇雖小當亦為佳木

橋松游龍

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常生松固為百

木長也而守宮闕

本史記

其種有二惟五葉者結子

本花木考

毛傳釋松

云松木也

而不釋橋王肅述毛以為高則與喬同

義也

釋文本亦作喬

鄭作槁枯槁也鄭以橋松在山上喻忽無

恩澤於大臣此實破字不可從毛傳曰龍紅草也考爾

雅曰龍天籥郭璞以為未詳又曰紅龍鼓其大者歸郭

璞注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是即毛氏之所謂紅

草矣陸疏

曰游龍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以為即馬蓼本草

曰紅草主消渴去熱明目益氣一名鴻鵠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採實

鵠音鶻

以為如馬蓼

陶隱居

曰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莖草

又以莖草馬蓼本一

類而有大小之別蘇頌圖經以陶為是而孔疏呂記朱

傳俱從陸

擇兮篇

序曰擇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毛鄭解經叔

兮伯兮二句

毛謂叔伯言羣臣長幼也意以君意責臣言汝等叔兮伯兮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

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謂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汝倡矣我將和之

其義各異若以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彊為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為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為伯氏例之毛義固優矣范逸齋黃實夫輩謂昭公微弱祭仲專政詩人憂其將亡而作考諸左氏昭公之微弱信有之而忽與突之出入由於祭仲亦不可謂不强然祭仲為莊公取鄧曼生忽故祭仲立之是祭仲者為忽而不為突之人也

况昭公之弒由高渠彌乎廣川詩故

曰非刺也國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

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國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隕摯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獨不責忽得是非之正朱子以為

淫女之詞後人疑經文曰叔曰伯應非一人不問叔伯

而即欲相從揆之於理未免太過金仁山之說

曰摯木葉之將

落者風吹則落矣以見人生之易老故欲與之相樂也

其意善而未盡竊意詩人

以風之吹摯喻國勢之將衰故呼周姓之叔伯相倡和

而去與邶之北風相類宮之奇以其族行之意是也

狡童篇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毛氏

以狡童即指昭公程子王安石楊龜山李迂仲諸人俱

從之陳少南以狡童目祭仲

曰祭仲得專廢立非權臣而何彼祭仲者賤之也子

忽者親之也

范逸齋黃實夫輩從之董顏遠

曰突與雍糾謀殺祭仲糾綫謀於其

妻而見殺突以出奔狡童指糾也

之說錢公永從之夫以狡童為斥君

者固為背理若果刺祭仲刺雍糾序當云刺仲刺糾不

當云刺忽矣嚴氏以為指忽所用之人較諸說為優但

玩經文不與我言食句則前此曾與我言食者也故今以不與我言食為悵夫果昭公所用狡獪之童正人君子亦何必與之言食乎今既不與我言食更何必以之為悵乎朱子語類數條深闢序說而辯說尤極詳明及著集傳以為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戲字太近輕蕩許白雲易之為思然開口便說狡童則下句之思亦非真情矣竊意此有年少而輕棄故舊者故舊不忍遽絕之既不與我言與我食知其與言與食之多匪人必將

有患而憂之深也

褰裳篇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鄭箋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
正之考春秋魯桓公十一年經書突歸於鄭穀梁曰突
賤之也胡傳曰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又
書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
無貶穀梁曰鄭忽者鄭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是則突

之思篡突實可惡世子忽不能自固其位不過無才亦
遭時不幸故聖人以忽繫之鄭者明忽之當立忽乃鄭
之忽鄭乃忽之鄭非貶而書鄭忽也詩序言刺忽者四
篇諸儒責忽而謂詩序合春秋之義夫不知春秋烏足與
言詩哉此詩之序又本穀梁會衰伐鄭傳來也桓公十
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袤伐鄭左傳曰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穀梁曰疑詞也非其疑也蓋以為伐突以正忽也夫會
而後伐謀已定矣復何疑乎疑之者宋方責賂於鄭故

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以齊衛陳伐鄭矣疑不當
又納突也魯方與突伐宋又疑不當與宋納突也忽前
奔衛更疑衛不當與魯宋納突也而始疑於輔正終變
而與邪諸侯之離合不常可見於此矣孰可恃以定亂
者乎又惟有黨惡而助突者耳孰有知正而輔忽者乎
是時魯桓宋莊皆篡弑之人
衛惠構兄而立故同惡相濟鄭氏先鄉齊晉宋衛後之
荆楚者真書生迂腐之譚也朱子曰詩中狂童之詞是
恣意思作序者但見子太叔賦此詩韓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便以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賦詩但借其言以寓已意也然則朱子非偶忘左氏而強改序說盖有以深知序說之難信爾但以為淫女謔其所私之詞思我則褰裳以就不思即轉而之他淫蕩至此似不可訓竊意故舊見棄始而望之繼而憂之終復導之也兩章上二句欲其思而來望之也豈無他人言必有人誘之為非者憂之也豈無他士言雖棄我必當與良士相處方無後患導之也詩人惓惓之情忠厚之至

也

丰篇

序曰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從鄭箋曰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俟我於巷中悔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後不得耦而思之後儒多從其說黃實夫專罪女子責其淫奔而不知正禮范逸齋兼罪男子責其求昏無禮致女不從皆拋荒本義而橫生支節耳據黃說則男

實親迎而女不從夫親迎者已在門而女不行不知親迎者何以遂已乎親迎在六禮之後豈有親迎者已在門而反不行哉况鄭風之淫亂乎若如范說不親迎而女不從夫行露之女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詩人美之此詩之女亦以男子不備禮親迎雖貌豐容盛之人不肯送不肯將亦為可美何反不免於刺耶以守禮不行之女自不至失身匪人范何亦言他適非配耦耶所謂他者又如何成禮而遂適之耶徐吾犯之妹公孫楚聘

之矣公孫黑又強委禽焉女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夫犯之妹亦鄭女也子南既聘而即以為夫則既行親迎者固無不行之理即未行親迎豈猶未聘而遂他適耶且親迎之禮廢已久矣齊風著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孔疏以著為齊哀公時詩則當周懿王之世以此詩為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時則當周莊王之世相隔已九世則安有行久廢之禮以致隆於我而我反不行者乎又安有責

人以久廢之禮而已反失禮者乎是二說者皆難信矣
朱傳則謂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
志不從既而悔之惟私相為期故雖俟巷不從其人亦
無如何耳而婦人之淫心轉盛鄭國之淫風不可言矣
考婦人之服不殊裳孔氏婦人之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聚經文衣裳分言
當不關婦人之事竊意此詩朋友有相招偕隱不從既
則悔之而作中庸引詩言惡其文之著也鄭箋亦依用
之盖有韜光匿采之思焉亦欲因之自晦矣後世功名

之士志在乘時良友箴規之詞置若罔聞至於閱歷既久所如不偶追維昔言良用悼歎往往而然寧獨丰之詩人也哉

東門之墀篇

序曰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朱

子曰此序得之是已今考毛氏

謂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

如茹蒞在阪又以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易有物在庭家室之內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為昏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釋詩兩章首二句各一意也鄭

氏

謂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

哉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又謂栗而在踐室

家之內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嗜故

二句合說也李

迂仲謂毛鄭皆非

是漢上游女之流確然以禮自守故詩人思其人

孔穎達謂

二章皆女奔男之事王柏謂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

之詞許謙謂上章男道女所居之地下章女道男所居

之地朱傳以為識其所與淫者之居則本之范逸齋也

范云相奔之人必期于幽遠之地茹蘆之阪言其遠也栗林之室言其幽也

諸說紛紛莫可

究詰竊意此思賢而不得見之詩也茹蘆在阪其人有

華國之才者也有踐家室其人有齊家之道者也而道德高峻風規嚴肅可望而不可近故嘆美之子不我即即啞肯來遊之意也漢馬岌

酒泉太守

欲見宋纖而不可得

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仞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猶詩人之情也夫

風雨篇

風雨序以為思君子之詩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蓋當鄭突與昭公爭國之時其君更出更入靡所底止

其臣亦隨時俯仰苟安爵祿故思不改其度之君子此
固詩人之旨也毛傳曰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
而鳴喈喈然後儒多從之以風雨比時之亂雞鳴比君
子之不改度惟許謫以風雨比時之昏雞鳴紛襍比政
之亂上二句皆比世亂為異朱子以此詩輕佻狎昵非
思賢之意風雨晦冥為淫奔之時後儒鮮從之者夫人
情之溺於所愛而阿其所好固無所不至耳其心既溺
其語多阿城隅俟人名為靜女門東晤語號曰淑姬朱

子釋詩大都類此然詩為聖人所刪定穢褻淆襍之詞
在所必斥烏可以淫奔之人而目之為君子哉詩亡然
後春秋作春秋之褒貶一何嚴詩人之稱謂又何溷耶
劉孝標辨命論引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曰善人為善焉有
息哉則此詩誠不關男女事也夫稱仁講義於閒暇之
時變節易慮於危急之際則不可以托六尺寄百里顛
沛而不違仁然後為仁之至舉足而不忘親然後為
孝之至士君子之不以昭昭飾節冥冥隨行者固宜如

是也而衆人皆濁安得不思獨清之行衆人皆醉安得不思獨醒之士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程傳陽剛君子而為陰柔

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上險而下說雖在困窮艱難之中而不失其所亨能如是者其惟君子乎
今也風雨並至淒淒而涼蕭蕭而暴如晦而益甚非困之時乎雞鳴守信喈喈而和膠膠而清不已而相續非貞之道乎君子有戡亂之才而天心有厭亂之日一旦轉亂為治不獨君子一身之亨而天下皆亨其喜何如

哉朱子亦曰序意甚美則此詩從序非背朱矣魏廬欽稱徐邈曰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亦此詩之意歟

子衿篇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朱子以此詩詞意儇薄非學校中氣象故定為淫奔之詩而白鹿

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

樂菁義之長育

則仍用古說考序言刺

學校廢者是刺學宮廢也

鄭云鄭國謂校言可以校正道藝

經文所言

則刺學業廢也孔氏既曰校是學之別名又曰言學校

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蓋孔氏以此詩為突忽之時則在周莊王之世也而魯襄公之三十二年周景王之三年也相隔十世鄭人猶有游鄉校以論執政者又鄭箋謂學子俱存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則是鄭之學宮實未盡廢也鄭之學子尚有存學校中者也故孔氏為周全經序之說也夫當數學盛行之時學宮自然脩飭生徒離散之後學宮亦必荒蕪二者原相聯不必舉國無弦誦聲始謂之學

問廢舉國無一瓦一椽始謂之學宮廢也學子往來作
輟即學問廢學宮雖設常闕即學宮廢矣學問既廢而
猶謂學宮不廢乎經序固一意耳

嗣音

毛傳曰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鄭
箋曰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孔氏申

釋毛義

謂誦之背文聞誦之歌之引聲長詠之絃之以琴瑟播之舞之以手足舞之

又引王

制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文王世子

春誦夏絃
大師詔之

為証

當已王安石從之而呂記朱傳俱從鄭考釋文曰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鄭說有本而文義較順然毛氏之師傳有自而意味深長不可盡廢此詩既刺學校廢自當責其學業之不習非徒朋友相思之常以音問為言也下章不來謂不來習業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縱我不往而教子子寧可不來而求教乎末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也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為廢

學而遊觀也此必古說相傳如此鄭氏止以為不來見已不與汝相見亦少精理

揚之水篇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

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

諸儒多

從之但以作此詩者鄭之君子也而與君為子女之稱且狎之曰二人不敬莫大於是左傳原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昭公兄弟不得為鮮也朱子初解曰所親者惟二人亦不能自保於讒間以予女二人屬臣下言

於維予二人句可通矣而於維予與女義難通范氏謂

維我有愛君之心於維予與女可通矣而於維予二人

義難通集傳定為淫者相謂而於兄弟字難通乃曰兄

弟婚姻之稱又引禮

曾子問曰不得嗣為兄弟

為証考詩宴爾新婚

如兄如弟如之耳非真兄弟也而據周禮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

其三曰鄭注

曰兄弟謂聯兄弟

爾雅

曰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黨為婚

兄弟婿之黨

郭注

曰古人皆謂婚姻為兄弟

則兄弟之義尚有可通

於終鮮義又難通若依朱傳當為淫女要其所私者之

詩兄弟二字即作淫女自稱其兄弟言謂我既少親族
無兄弟之依而予與女之相好決不可更為他人離間
以見親昵固結之情似為直捷但聖人何取此淫人之
不相離間乎許謙以為兄弟相保之詩與雅小宛義同
經文兄弟自有著落終鮮義亦清徹較勝諸家

出其東門篇

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據左傳以湊足五爭之數云

桓

公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也十五年突出奔忽復歸鄭二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子亹三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迎子儀于陳而立之四也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五也然惟一爭

與五爭是公子相爭之事中間三爭別有他故也鄭箋

曰有女謂諸見棄者也毛傳甚簡質於次章云言皆喪

服也

孔云言有女被棄者皆著喪服白色如荼

見棄則有夫者也喪服則無

夫者也孔氏强毛以與鄭同恐非毛意左傳

隱公四年

宋陳

蔡衛伐鄭圍其東門則鄭之東門要會之地也以

要會之地而被棄之女至於如雲之多尚可為國乎

鄭國之淫亂而被棄之女盡著喪服將守節以終老乎

此詩當宗朱傳釋經如雲從毛

毛云如雲衆多也鄭云如雲者如其從風東

西南北心無定

匪我思存

毛云思不存乎相救急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

鄭云

縞衣

綦巾

毛云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鄭云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

從鄭如

荼

毛云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鄭

魚採毛鄭而實本

漢書注

漢志云顏如茶應劭曰茶野菅白華言奇麗白如茶也師古曰言美女顏貌如茅秀之柔

也斟酌盡善矣

野有蔓草篇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孔疏申毛鄭之意而左袒鄭

云毛以為君之澤不下流二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詞君之澤

不下流叙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朱子辯說引呂東萊語曰君之澤

講師見零露語從而附益之夫東萊深信序說者也凡序有難通處不

難委曲以通之而尚有不足於此則誠有未可泥者耶

至集傳則本歐陽之說也歐曰詩文是男女失時邂逅相遇于草野之間耳但

左傳鄭享趙孟襄二十七年饒韓起昭十六年子太叔子養皆賦

此詩而韓

曰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

趙

曰吾子
之惠也

許之雖屬斷章何以

草野男女相遇之辭卿大夫熟習之而賦於燕享之際

乎吳肅公據韓詩外傳

云孔子遭齊程木子于剡顧子
路束帛以贈子路曰士不中道

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
子不行也孔子賦此詩

定為朋友期會之詩夫人有終

身相與而竟若無相與者一旦英賢相遇素心人忽得
之於意外遂不勝快心樂意而興同歸如一之思此邈
迤之所以適願而偕臧也夫

溱洧篇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朱子以為淫奔者自述之詞此篇是叙事體以
為自序可以為詩人述之亦可但玩後序亦屬講師附
益蓋人淫蕩之心每生於安逸敬姜所論信不誣也今
既兵革不息男女相棄則自己夫妻且不相保尚何暇
引圖快樂之事鄭之淫風大行據前漢地里志云鄭地左洛右
洧食溱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以為風土使然要亦上之
教化不明故爾豈因男女相棄而然耶又據韓詩傳曰三月

桃花水下之

薛君章句

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時執蘭祓除

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

以為唯上巳祓不祥則鄭國之俗擇

良辰而出游始託於禮繼乃縱欲自有其節候焉鄭箋

曰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

遂若鄭國之中無一

男一女之正匹正偶者無故而士女駢集遽行夫婦之

事

鄭解相謔為行夫婦之事經言相謔明是言語相戲謔耳

不亦言之太甚乎朱子

又因淫風大行四字更以鄭詩七之五屬淫奔之詩則未必非序說啟之也子曰鄭聲淫明言聲之淫豈謂詩

之淫哉子夏言鄭宋

燕女溺志

衛

超數煩志

齊

傲辟喬志

四音皆淫於

色而鄭音好濫淫志尤淫之甚者故夫子戒之也且書

傳之言淫者多矣不盡作男女之媒狎解爾如周頌之

既有淫威作大字解而尚書

云天道福善惡淫作惡字解

禮記

曲禮曰毋

淫視作流移解樂記曰淫淫及商作貪字解

考工記

曰善防者水淫之作浸漬解

左傳

敬仲

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作惱慢解醫和謂天有六氣淫生六疾作蒸鬱解梓慎謂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作差

外傳

魯語季氏之婦不淫作急荒解晉語底積滯淫作久字解吳語奄王以淫名聞於天下作僭字

管子

曰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作深沈解

孟子

曰淫辭知

其所蔽作泛濫解又曰富貴不能淫作放蕩解

列子

黃帝篇曰朕之過淫矣作甚字解

揚雄羽

獵賦

曰淫淫與與註往來之貌

馬援武溪行

曰嗟哉武溪多毒淫作毒字解

所言淫

字之義甚廣故久雨謂之淫雨

爾雅釋天文左傳天降淫雨

水出於

地為淫水

淮南子覽冥訓女媧氏積蘆灰以止淫水註

皆言過其節也則聲

之過其節者謂之淫聲宜矣要之小序首句不誤鄭人非無奔者而知其非而刺之國猶有人焉故也鄭不盡淫人亦不盡淫詩耳

簡

韓詩曰蘭蓮也蓋以為荷華也當上巳之辰豈有蓮之

可秉乎毛傳曰蘭蘭也孔氏引陸疏

曰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

卒楚辭曰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

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以申之是已但云高四五尺則非

今人所植之蘭矣呂東萊譏陸

曰蘭即今之蘭芍藥即今之芍藥陸璣必指為

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耳

陳長發又譏呂

謂即本草綱目

之省頭草其香在葉

炮炙論云大澤蘭即蘭草也小澤蘭即澤蘭

也娛時並可佩而蜀本草

云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歧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濕地

圖經

云澤蘭與蘭草相類但蘭草生水旁葉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葉尖微

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初採微辛此為異耳

俱謂蘭草澤蘭相似衍義云

草葉如門冬而濶長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有細紫點其葉殊不與澤蘭相似澤蘭纔出土便分枝梗如菊而尖長若取香臭則稍類耳又謂不相似馮復京曰蘭草澤蘭陶

隱居蘇恭已不能辨唐陳藏器始能別之云又孔子言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此蘭在水上似當為

別草而本草

云蘭草主殺蟲毒辟不祥久服輕身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澤蘭生汝南諸大澤旁

又以蘭草生池澤羅願爾雅翼

云蘭草一名都梁香一名水香以解秉蘭可也

何闕蘭乎蘭葉如莎首春則茁其芽出五六寸杪作一
花花甚芳香大抵生深林中林愈深則莖愈紫故稱幽
蘭與蕙甚相類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六
花而香不足者蕙江南蘭只在春芳荆楚及閩中者秋復
再芳故有盛氏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洌
春蘭秋蘭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三
月於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蘭而祓除之說頗得其
實

勺藥

毛傳曰勺藥香草孔氏引陸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
非是也未審今何草今考韓詩曰勺藥離草言相離別

贈此草也

呂記以為釋文今詩註疏釋文無

又古今注

云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木勺

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非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勺藥者

何答曰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

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又唐本草曰可離江離董氏據

此而定詩之勺藥為江離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

蘭以為佩江離與秋蘭俱香草而並稱猶此詩之意夫

呂東萊以為即今之勺藥若果即今之勺藥陸孔二人

豈不知之而不援以釋詩乎今之勺藥羣芳中第二品

也

牡丹第一
埤雅云

有四十二種其色以黃者為貴

花木考

一名

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稗食一名解倉一名鋌生中岳川

谷及丘陵

本

而建寧尤極精好

建寧記

春生紅芽作叢

上

三枝五葉似牡丹

而枝長高二尺

夏開花

有紅白紫數種

秋採根

根亦有赤

白二色

朱子云三月開花則與埤雅

曰芍藥榮于仲春華于孟夏傳曰驚

蟄節後二十五

亦不合云

日芍藥榮是也

詩疑辨證卷二